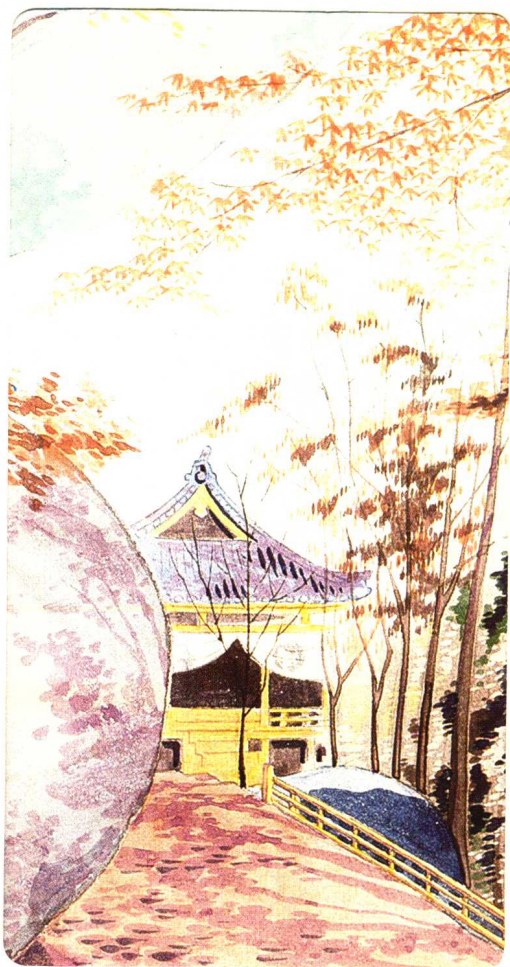


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の一

回不去的故乡，融不进的都市，懵懂爱恋里迷途的羊



三四郎

さんしろう

夏目漱石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
笹家栄

译

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三四郎

さんしろう

夏目漱石

ななめ
あつしき

笹家棊

译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四郎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竺家荣译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ISBN 978-7-5387-5447-6

I. ①三… II. ①夏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4673号

出品人 陈琛
产品总监 郭力家
责任编辑 刘瑀婷
装帧设计 孙利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三四郎

【日】夏目漱石 著 竺家荣 译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[weibo.com / tlapress](http://weibo.com/tlapress)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640mm × 910mm 1 / 16 字数 / 189千字 印张 / 17.75

版次 /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/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3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1

三四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见那女子不知何时跟同座的老者聊上了。这老人肯定是上上站上车的那个乡下人。火车将要起动时，他大叫着跳上车来，立刻脱成了光膀子，露出满后背的灸痕，所以三四郎对他印象深刻。直到那老人擦干了汗，穿好衣服，在这女子旁边坐下，三四郎还在打量他。

那女子是从京都上车的。从一上车，她就引起了三四郎的注意。因为她肤色偏黑。三四郎从九州换乘山阳线后，随着列车逐渐接近京都、大阪一带，看到女人们的肤色渐渐变得白皙起来，不觉生出了越来越远离故乡的伤感。因此，当这女子一走进车厢，三四郎不禁感慨这回可遇到一位异性同乡了。看这女子的肤色，无疑是九州人。

根据是她和三轮田家阿光姑娘的肤色是一模一样的。直到临出发之前，三四郎还厌烦阿光姑娘，庆幸这回可以离开她

了。可是此时的三四郎发觉，阿光那样的女人也挺好的。

只是从相貌上比较，这女子要秀丽多了。她抿着嘴唇，眼睛很有神，额头也没有阿光那么宽，看着就舒服。因此，三四郎差不多隔五分钟就抬眼朝那女子瞅一瞅，时而他和女子的目光会撞上。当老人在这女子身边落座时，三四郎尤为仔细地长时间观察了女子的神情。当时，女子对老人柔柔一笑，说了声“就坐这儿吧”，给老人让出了旁边的位子。那之后不大工夫，三四郎眼皮发沉，便睡着了。

看样子，是在自己睡觉的时候，那女子和老人渐渐熟悉了，聊起来的。三四郎醒来后，一直默默地倾听他们的对话。女子正在讲述这样一件事：

“要说小孩子的玩具，比起广岛来，还是京都的又便宜又好。趁着在京都办事儿，我就下了趟车，顺便到蛸药师^①旁边买了玩具回来。好久没有回家乡看孩子了，我特别兴奋。也很是不安，因为丈夫好久没有汇钱了，不得已才回娘家的。丈夫从前在吴市^②的海军工厂里干了好长时间，战时^③去了旅顺那边。打完仗曾回来过一次，没多久，他说那边能挣到大钱，又到大连去打工了。起初还常写信来，每个月也都准时给家里寄钱，还挺好的，可是从半年前开始，就没了音讯，钱也断了。他不是个薄情的人，倒不会怎么样，可是我不能在家里干等下

① 京都的药师如来寺。

② 位于日本广岛西南部的一个城市，临近濑户内海，自古以来即是海军重镇。

③ 指日俄战争。

去呀。没办法，在打听到丈夫的确切消息之前，不得不回娘家去等他了。”

看样子老人不知道何为蛸药师，对玩具也没有兴趣，开始的时候只是“是啊”“是啊”地应和着，当女人谈起丈夫去旅顺的事以后，他突然产生了同情，开口说道：“真是太可怜了。”还说起自己的儿子也在战争中被征了兵，最终死在那边了。“我真搞不懂打仗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打完了仗，要是日子能好过，也就罢了，可是我心爱的儿子战死了，物价也上涨了，简直太愚蠢了。世道太平的时候，谁愿意外出谋生呀？这都是战争造成的！可再怎么说明，也不能丧失信心噢。你丈夫肯定还活得好好的，干活挣钱呢。再耐心等些时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”——老人说了好多，不停地安慰那女人。不久，火车到站了，老人向那女人道了声“那就多保重吧”，便精神抖擞地下了车。

有四个人跟在老人后面下了车，上车的只有一个人。原本车厢里乘客就不太多，这下子更冷清了。也许是天快黑了，站员咚咚咚地踩着车顶，将点亮的油灯从上面一盏盏放进各节车厢里。三四郎像是忽然才想起来似的，拿出在上一站买的盒饭吃起来。

火车开出后约莫过了两分钟，那女子轻盈地站起身，走过三四郎身旁，出了车厢。此时，三四郎才注意到了女子腰带的颜色。三四郎嘴里咬着焖香鱼头，目送着女子的背影。大概是去上厕所吧，三四郎边想边狼吞虎咽着。

不多会儿，女子就回来了。这回三四郎看到了她的正面。

他的盒饭快吃完了，低着头用筷子快速扒拉了两三口，总感觉那女子还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上。“她莫非……”三四郎这么想着，稍稍抬眼一瞄，女子果然还站在自己眼前呢。就在三四郎抬眼看她时，那女子又迈开了步子。只是她从三四郎身边走过去后，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，而是走到离他最近的窗边站住，侧过身子，将头伸出车窗，静静地向外面眺望起来。她的鬓发迎风飘动的样子映入三四郎的视野。这时，三四郎把吃完的空饭盒用力抛向了窗外。女子伸出头的窗口同三四郎扔空饭盒的窗口只有一排座席之隔。当三四郎看见那个被迎风抛出去的白色饭盒盖，好像又被风刮回来时，意识到坏事了，赶紧偷偷窥了女子一眼，恰巧她的头正伸在窗外呢。但那女子只是默默地缩回头，用手帕仔细地擦起额头来。三四郎想，不管怎样还是主动道歉比较稳妥。

“真是对不起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女子回答。她仍然在擦脸。三四郎只好默不作声了，女子也不再说话，然后又把头伸出了窗外。其他三四个乘客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昏昏欲睡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只听见火车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向前奔驰着。三四郎闭上了眼睛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三四郎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：

“快到名古屋了吧？”他睁眼一看，不知何时，那女子已转过身子，面对他弯下腰，脸凑到他眼前。三四郎吓了一跳。

“应该是吧……”三四郎虽然回了一声，可他自己也是第一次去东京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照这速度，火车会晚点吧？”

“兴许会晚点吧。”

“你也在名古屋下车吗？”

“是啊，下车。”

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是名古屋，这番问答实在平常。那女子只是默默坐在三四郎的斜对面，因而之后一段时间，仍旧只听到火车哐当哐当的行驶噪音。

当列车到了下一站时，女子终于开口对三四郎说：

“不好意思，到了名古屋以后，烦劳你帮我找个旅店，我孤身一人，实在有些害怕。”

女子一再地恳求，三四郎也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，可是，和这女子素昧平生，他不愿意那么痛快地答应帮忙。虽踌躇良久，仍没有勇气断然回绝，便含糊其辞地应答了一句。说话间，火车到达了名古屋。

大件行李都已经托运到新桥了，不用费心。三四郎只提着一个不大的帆布包和一把伞走出了检票口。他头上戴着高中生的夏帽，只是为了表明自己已经毕业，他把帽徽摘掉了。白天看上去，只有拿掉徽章的那块地方颜色尚新。女子一直跟在他后面，三四郎觉得这顶帽子让他颇不自在。无奈这女子非要跟着自己，也只得由着她了。其实在那女子眼里，这帽子不过是一顶普通的脏帽子罢了。

本应九点半到站的火车晚点了四十分钟，此时已经是十点多了。只因正是盛夏，街上还像傍晚时分那般热闹。三四郎一眼看去，不远就有两三家旅店，他觉得住那样的店太奢侈了，便像没看见似的，从灯火通明的三层旅店前溜达了过去。这地

方人生地不熟，三四郎也不知该往哪里去，只是一味朝着暗处走。女子什么也不问地跟着他。走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小路拐角处，看到前面第二家的门上挂着一块“住店”的招牌。这块寒酸招牌对三四郎和那女子似乎都适合。三四郎微微侧过头，问女子：“这里行吗？”女子回答：“可以。”他便鼓起勇气径直往里走。到了楼梯口，还没等他声明“我们两人不是一起的”，就响起了一连串招呼声：“欢迎光临……请进请进……带路……梅四号间……”这么着，二人无可奈何地被人领进了梅四号间，一路上默默无言。

女佣去端茶水的时候，他们俩只是木然地相对而坐。女佣端茶进来，请客人入浴时，三四郎已经没有勇气声明“这女子和我不是一起的”了。他索性拎着手巾，说了声“我先去洗了”，便去了浴室。浴室在走廊尽头，挨着厕所。浴室里面很昏暗，看着不干不净的。三四郎脱去衣物，跳进浴桶，一边泡澡一边琢磨今天遇到的事，觉得这女子就是个累赘。他这么想着，哗啦哗啦洗澡时，听见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，好像有人进了厕所，不一会儿就出来了，又哗哗地洗手。洗完手，那个人吱的一声把浴室的门打开了一半，正是那女子。她在门口问道：“我帮你搓搓背吗？”三四郎大声拒绝：“不劳你了。”可女子非但没有离开，反而走进浴室来了。甚至还解起了浴衣带子，看这意思是想和三四郎一同入浴，丝毫不见难为情之态。三四郎慌忙跳出浴桶，匆匆擦了擦身子，回了房间。他坐在坐垫上，正心神不定时，女佣拿着登记簿进来了。

三四郎接过登记簿，如实写上了“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小

川三四郎，二十三岁，学生”。可是，该如何填写那女子的情况，三四郎实在挠头。本想等她洗浴回来再填写，可是那女佣一直候着不走。万般无奈，三四郎只好自己瞎编，填写了“同县同郡同村同姓，名花，二十三岁”，递给了女佣，然后一个劲儿地扇着团扇。

不久，那女子回来了，对他说：

“真是对不起。”

“没什么。”三四郎回道。

三四郎从提包里取出日记本，开始写日记。其实并没有什么可写的事。倘若没有女人在旁边，便有千言万语可写似的。这时女人说了声“我出去一下”，就离开了房间。三四郎愈加写不出来了，不禁猜测起来：她去哪里了呢？

这时，女佣来铺床了。三四郎看她只抱来一床宽大的被子，便对她说：“必须给我们铺两床被褥。”可那女佣借口房间太小、蚊帐太窄什么的，磨磨叽叽的，也可能她是嫌麻烦。最后她说：“掌柜的刚刚出去，等他回来，我再问他要一套，给你们拿来。”说完，固执地将那床被褥铺满蚊帐后走了。

没过多长时间，女子就回来了。她对三四郎说：“回来太晚了，不好意思。”随后就钻进蚊帐里鼓捣着什么，发出嘎朗嘎朗的声音。多半是给孩子买的玩具发出的。最后，她好像又把包袱重新系好了。女子在蚊帐里头说“我先睡了”，三四郎只回了声“好”，仍然坐在门槛上，呼啦呼啦扇着扇子。他甚至想，索性就这样坐到天亮算了。无奈四周蚊子嗡嗡作响，在蚊帐外面根本待不住。三四郎蓦地站起来，从提包里拿出棉布

衬衣和衬裤贴身穿上，外面再系上藏蓝色的兵儿带^①。然后拿了两条毛巾钻进蚊帐。女子还在被子另一头摇着团扇。

“对不起，我有洁癖，不愿意睡别人的被褥，所以……我还得清除一下跳蚤，不好意思！”

三四郎这样说着，将自己这半边的床单朝女子躺的那边卷了过去。这样一来，就在被子里头形成了一道白色的隔断。女人翻了个身面朝里躺着。三四郎展开毛巾，将两条毛巾在自己这半边铺成一长条，然后直挺挺地躺上面。那天晚上，三四郎的手脚一寸都没有伸出这条狭窄的毛巾之外。女子也没有对他说一句话，一直面朝墙壁一动不动地躺着。

终于熬到了天亮。三四郎洗完脸，准备吃早餐时，女子微微一笑说：“昨夜没有跳蚤骚扰你吧？”三四郎一边认真地回答：“是的，多谢了。托你的福。”一边低下头不住地夹小碟子里的酱豆吃。

二人结了账，走出旅店，来到车站时，女子方才告诉三四郎，她要坐关西线去四日市。不一会儿，三四郎乘坐的车进站了。女子乘坐的车还要等候一会儿，她就把三四郎一直送到检票口，很有礼貌地鞠躬道别：

“给你添了不少麻烦……祝你一路顺利！”

三四郎一只手拿着提包和雨伞，另一只手摘下那顶旧帽子，只说了“再见”两个字。

^① 和服带子的一种，带宽只有普通带子的一半左右。使用丝绸等较柔软的面料经过加工而成。

女子直视着三四郎的脸，然后平静地说了句：

“我看你是个没有胆量的人。”说完撇嘴一笑。

三四郎觉得自己就像被甩到了站台上似的。上了车之后，他的两耳愈加烧灼起来。低着头坐在座位上半晌没有动弹。这时，只听得乘务员吹响的哨声，从长长的列车这头传到了那一头。列车开动了。三四郎悄悄地欠身从窗户探出头去，那女子早已不知去向，只看到了大时钟。三四郎又轻轻坐回到座位上。乘客很多，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三四郎的举止，只有坐在斜对面的一个男人瞅了一眼重新坐下来的三四郎。

对面的男人这一瞥，让三四郎莫名地感到难为情。他打算看看书，好显得自然一些。打开提包一看，昨晚用的毛巾堵在最上面，他把毛巾扒拉到边上，伸手进去，从提包最下面随便揪出了一本书，结果拿出来的是根本看不懂的培根的论文集。这是一本单薄且装订粗糙得有些对不住培根的书。三四郎原本没打算在车里看书，只因大件行李里塞不下，收拾行囊时，才顺手把它和其他两三本书一起装进提包里了，谁想到这么背，让它捷足先登了。三四郎翻到了第二十三页。其他书尚且没心思读，更别提读培根的书了。然而，三四郎仍旧郑重其事地翻开第二十三页，一无遗漏地看遍了该页的每一个字。三四郎打算就这么对着第二十三页，好好回味一下昨夜的经历。

那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这世上真有那样的女人吗？身为女人，怎么可以如此厚颜无耻呢？是因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缘故，还是胆子太大呢？要么就是太单纯了吧？关键是自

己没敢跟她继续周旋下去，无法做出判断。鼓起勇气再往前走一步就好了。毕竟太吓人了。分手时，听到她说那句“我看你是个没有胆量的人”时，着实吓了一跳。觉得好像自己只有二十三岁的弱点被她一眼看穿了似的。即便是亲爹娘也说不出那样一针见血的话来呀。

三四郎想到这儿，更加沮丧了。觉得自己被一个不知来路的女子说得头都抬不起来，就连面对培根的第二十三页都令他惭愧难当。

当时自己那样狼狈不堪的，真是丢死人。这哪像个做学问的大学生呢？此事关乎人格，多少也该拿出点儿应对之策来呀。转念又一想，倘若对方继续纠缠不休，受过教育的自己也只能如此应对了。由此可知，绝对不可轻易接近女子。要说自己也太没出息了，简直是作茧自缚，好像生来就有残疾似的。话又说回来……

三四郎旋即转换心情，想起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事——我现在正前往东京，将要进入大学，接触著名的学者，与品学兼优的学生交往，坐在图书馆里钻研学问，著书立说，出人头地，让母亲为我而自豪。他漫无边际地想象着这样美好的未来，大大恢复了元气后，觉得没有必再埋头死盯着第二十三页了。于是他立刻抬起头，恰好斜对面的男人也正瞧着他呢。这回三四郎没有移开目光，和那人对视起来。

男人蓄着浓密的胡须，面庞瘦长，颇有点儿神官的风貌。只是鼻梁挺拔这像洋人。一直在学校读书的三四郎，一看到这样的男人，便认定是做教师的。那男人身着飞白染色外褂，

内穿白色衬衫，脚蹬藏蓝布袜。三四郎从这身打扮判断，此人是中学教师无疑。在前程似锦的三四郎眼里，此人不免有些乏味。男人已有四十岁了，看样子以后也没多大发展了。

男人不停地抽烟，从鼻孔里喷出长长的烟雾，抱起胳膊时，显得颇为悠然自适。可他又频繁地去厕所，或是去做其他什么事。每当他站起身时，都会使劲儿伸懒腰。看样子他很无聊。坐在他旁边的人，将看过的报纸放在一边，他也无意借来看。三四郎不禁感到奇怪，把培根的论文集合上了。本想另外拿出一本书来，好好读一读，又觉得麻烦。倒不如跟面前的人借来报纸看看。偏巧对面的人正在呼呼大睡。三四郎一边伸手拿报纸，一边对留胡须男人明知故问“没人看吧”，男人坦然回答：“没人看吧。你看吧。”倒是拿了报纸的三四郎不自在了。

三四郎打开一看，报上没有什么可读的新闻，一两分钟就看完了，他又把报纸整整齐齐叠好，放回原处时，朝那男人轻轻点点头，对方也点了点头，问道：

“你是高中生？”

三四郎很高兴男人看到自己戴的旧帽子上的徽章痕迹了，回答：

“是的。”

“东京的？”男人又问。

“不是，是在熊本……但是……”三四郎没有说下去。他虽然想回答现在是大学生了，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就打住了。对方也只说了声“噢，是吗？”继续抽烟，并没有追问熊

本的学生为何此时去东京什么的，好像对熊本的学生不感兴趣。此时三四郎对面睡觉的男人开口道：“嗯，是这么回事啊。”奇怪的是，此人的确在睡觉，并非自言自语。留胡须男人看着三四郎嘿嘿地笑了。三四郎趁此机会，问道：

“你去哪儿？”

“东京。”对方慢悠悠地回答后，没有再说话。三四郎越来越感觉他不像个中学教师了。不过，既然坐三等车厢，足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三四郎因此结束了交谈。留胡须男人抱着胳膊，不时用木屐前齿有节奏地敲击地面，可见相当无聊。但是这个男人的无聊是不想与人交谈的无聊。

火车抵达丰桥站的时候，一直在睡觉的男人猛地站起来，揉着眼睛下车去了。三四郎很佩服他居然能够这样准时地醒过来。他会不会迷迷糊糊地下错了站呢？三四郎担心地从车窗往外张望。可这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那人好端端地通过了检票口，像清醒的人一样走出车站去了。三四郎放下心，换到了对面的座位上。这样他就和留胡须男人并排而坐了。而留胡须男人此时正把头伸出窗外，在买水蜜桃。

买完后他把水蜜桃放在两人中间，问他“吃桃吗”，三四郎道声“谢谢”，吃了一个桃子。留胡须男人好像很喜欢吃桃，一个接一个地吃起来，还让三四郎再吃些，三四郎又吃了一个。二人吃水蜜桃时，亲近多了，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。

据那个男人说，桃子在水果中是最像仙人的，其味道好吃得不可思议。首先，桃核的形状就是笨笨的，而且满是小坑，模样可爱之极。三四郎虽然第一次听闻这种说法，还是觉得此

人是个喜欢说些无聊闲话的人。

接下来男人说起了子规^①嗜好吃水果的逸闻。

“……而且他一次能吃很多水果。有一次，一连吃了十六个熟柿子，竟然没有吃坏肚子。像我这样的，简直没法跟子规相提并论。……”

三四郎一直笑着听他说话，发觉自己只是对子规的逸闻感兴趣。三四郎以为他还会说些关于子规的故事，谁知他说道：

“一般来说，见到喜欢吃的东西，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，没有办法。像猪这类动物，不能用手拿，就得靠鼻子了。据说先把猪捆住，不让它动弹，然后在它的鼻子前面摆上好吃的东西，由于身子不能动弹，猪的鼻子就会逐渐伸长，一直伸长到够到食物为止。这说明没有比执念更可怕的了。”说完，他嘿嘿地笑了。从他的语气，三四郎判断不出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没有投胎为猪，乃是万幸。倘若像它们那样，朝着想要的东西一味伸长鼻子的话，现在鼻子就会长得连火车也坐不成了，那肯定烦恼死了。”

三四郎扑哧笑了出来，但是对方却平静如初。

“的确很可怕的。有个叫作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的人，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给桃树注射砒霜，看其毒性是否会渗入果实

① 正冈子规（1867—1902），日本明治时代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。俳句运动倡导者。1888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中学，与同学夏目漱石（二人同年出生）结为挚友。1897年参加创办《杜鹃》杂志，同高滨虚子、河东碧梧桐、夏目漱石等诗人和作家一起，使《杜鹃》大有一统整个俳句诗坛之势，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。

中。不料有人吃了那棵树的桃子死掉了。太危险了！不留神的话，太危险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把吃剩的水蜜桃核和桃皮等归拢起来包在报纸里，扔出了窗外。

这回三四郎没有发笑。听到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这个名字，他有些畏缩，加上不知为何想起了昨晚那个女人，忽然不愉快起来，便收敛笑容，沉默下来。对方似乎毫不在意，隔了片刻，又问道：

“去东京哪里呀？”

“其实我是第一次来东京，不熟悉情况……打算暂时住在公费宿舍。”

“这么说已经从熊本……”

“今年刚刚毕业。”

“啊，这么回事啊。”男人只说了这句，却没有表示祝贺，也没有夸赞。只是说：“这么说是去东京上大学的了？”仿佛在询问一件极平常的事。

三四郎觉得有些失落，但也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淡淡回答了“是的”两个字。

“学什么科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是第一学部。”

“法学科吗？”

“不，是文科。”

“啊，这么回事啊。”还是这句话。

三四郎每次听对方说这句话，都会大惑不解。此人若不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主，就是喜欢极力贬低别人的人，再不然就是